

湯
潛
庵
集



湯潛庵集

湯斌撰

閩序

襄陵潛庵湯先生。學術師洙泗。政事慕唐虞。發爲文章。應規中矩。心和平而氣平。一代偉人也。余景行之有素。己未歲。始相見於朝端。得一謀面。而先生出入金閨。行有尺寸。歸卽閉門著書。修明史。日課數紙。以爲常。凡飲食宴樂之會。不與。以是獨受知於聖主。一歲三遷。晉閣學。贊襄密勿。人以爲景星慶雲。得覩之爲快。遂膺特簡。出撫江南。江南之人。如旱之有霖。渴之有蔭。赤子之有慈母。迄今俎豆之謳。思之不忘。未幾。以宗伯召入掌詹事。遇益隆。操益勵。巖巖侃侃。不比不阿。旋晉大司空。卒於京邸。閱明年。余奉命撫豫。駐省會。距先生之居。不二百里。屢思登堂。瞻眺其讀書樂道處。以職守未能。己巳三月。因視河之便。始至錦襄。而先生之靈輜。尙在故廬。蕭然四壁。余進而展拜。俯仰泣下。及回署。乃遣役束生芻致祭。適嗣君以遺藁五卷見投。整衣冠。莊誦先生之聲音性情。歷歷在於紙上。則見夫雍容端肅。如大臣之垂紳正笏。而立於朝也。則見夫莊恭靜穆。如君子之齋居淵默。而行於庭也。則見夫和平怡懌。如賢人之詠歌風舞。而悠然自得也。則見夫堅毅剛栗。如大將之步伐止齊。而刁斗無譁也。其凝以厚者。如山之峙。其迅以疾者。如水之流。其紆徐而含蓄者。如太古之琴。疏越而遠聞。其條暢而通達者。如康莊之路。交馳而直進。沈酣乎濂洛而不畸。咀味乎韓歐而不肆。美矣備矣。文章之能事盡矣。然先生未嘗以文自耀也。欲使天下受其福。而我寧居簡默之名。欲使後世宗其行。而不矜著述之富。其文之傳者。蓋時至而物生。氣升而籟應。合

天地之自然者而已。抑余有感焉。三代以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能以一身兼之者。誰哉。顏曾不遇。絳灌無文。馬班潘陸。言卽傳焉。而德與功無足述者。至若先生。其德則珪璋也。其功則鐘鼎也。其言則麟之炳而鳳之翽也。天生聖君。必生一代之臣以佐之。先生弱冠登朝。仕十年而隱。隱二十年。復被徵。主恩優渥。一德一心。人莫能閒。雖天奪先生之速。然如先生之得君。不可謂不遇矣。因讀斯集而併及之。亦以慰先生於九原也。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季冬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年家弟宣鎮閣與邦拜撰。

傳

湯斌。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寓浙江衢州。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起定江南。江西。斌隨父旋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二月。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九月。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祕。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爲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瞻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尋以父老。乞休歸里。丁憂服闋。聞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並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旋補授江寧巡撫。瀕行。上諭曰。以爾久侍經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改觀。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上南巡至蘇州。諭斌曰。向聞吳閭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尙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

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頽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駕至江寧。諭斌回署治事。賜御書。及狐腋蟒服。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征。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卽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二十五年三月。斌疏言。吳中風俗。尙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婦女有遊冶之習。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拳勇。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人漸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驚。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證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火其像。檄有司。類此者盡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但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後。又造怪誕之說。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旨。淫祠惑衆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

任。非斌不可者。於是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閏四月。斌至。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論河工事久未決。斌謂宜濬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至是。上詢斌。斌以前議對。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乞徵取引見。以備錄用。上遂授介爲少詹事。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五月。因不雨。詔臣工直言得失。靈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慎簡宰執奏。御史陶式玉劾之。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爲大學士。以斌當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爲言。臣忝長官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綸音。一時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牽混。罪何可辭。乞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上因其遮飾具奏。仍不明晰。降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璦丹等劾斌奉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僥倖求去。并劾斌妄薦如尸之人。疏並下部議。應革職。上命留任。九月。改工部尙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遣疏入。遣大臣奠茶酒。諭曰。湯斌在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命由驛還櫬。下部議卹。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

湯潛庵集目錄

卷之上

語錄 二十則

疏

請毀淫祠疏

書

寄孫徵君先生

再寄孫徵君先生

與田簣山

與劉心周

答耿亦夔

答耿亦夔

答施愚山

答姚岳生

答李襄水

再答姚岳生

答耿逸庵

答耿逸庵

答田簣山

答劉叔續

與劉叔續

答友論學書

答沈芷岸

答王世兄

與魯敬侯

與李襄水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

答閩撫金棟存

與王抑仲

與杞縣令王慎齋

與楊筠湄

答孫屺瞻侍郎

答陸稼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

與宋牧仲

與宋牧仲

序

黃庭集表序

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嵩陽書院記

重修中州會館記

贊

孫徵君先生像贊

卷之下

傳

明兩浙運使倣轅張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君傳

王氏五節烈傳

告諭

嚴禁徵收錢糧勒索火耗私派之弊以恤民艱以清賦稅告諭

嚴禁婦女入寺然身以正風化告諭

嚴禁請託以肅官箴告諭

嚴禁阻葬惡習以弘孝治告諭

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

明正學勤課藝告諭

禁賽會演戲告諭

墓誌銘

前兵部尙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祭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同年施愚山文

湯潛庵集卷之上

清 湯 斌 撰

語錄

自古有爲之君。必親君子遠小人。與君子日親。自與小人日遠。與小人日遠。凡聲色貨利之欲。土木興作之煩。奇技淫巧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見。心思所不及謀。君志清明。忠言易入。天下事可理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人君之職。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擇相。故曰勞於求賢。而逸而得人。此總其大綱。以御天下者。萬世人君之道也。

湯淑原曰。適閒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詩書善惡爲勸懲。未有不成功俗者。何有司憚而莫之行乎。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留心治道者絕少。若有司有志復古。整理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

人當以禮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內自訟斯得之矣。

人生涉世。盡履危機。以和處之。則情相合。以禮持之。則分相安。庸何傷。

和悅中仍不失剛彊。有無限妙處。人能知此。足消磨天下之客氣。而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人有雅素之守。然後志不矜。行不汙。此學者出門第一步。聖人教人求仁。只是要人不壞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的。鄉愿是壞盡心術的。

人事外豈復有天。不盡人事便是違天。

必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然後出而涉世應物。庶幾不失其正。

文章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爲。氣得其養。則發而爲言。成爲文章。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形爲事業。亦毅然而不可奪。

能不爲利害生死所移易。然後能斷。然於取舍得失之際。用柔媚貨財。以邀非義之榮。及其敗也。必有奇恥。

或云。衡文以收羅名士爲要。先生曰。使暗中摸索而得。則主司與名士。共信文章有靈。寧不彼此兩榮。若有意求之。恐非朝廷命遣衡文之意。愛名士何如尊朝廷也。

人之家業。未有不勤成而侈廢者。吳俗好侈。壞在這幾隻酒船上。競勝嬉游。已足廢業。而又加以祀神之費。畫船簫鼓。無一日休。此吳俗之大蠹也。

小人不可與作緣。此須留意。一失身於匪類後。雖欲自拔不可得。易傳云。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極當體貼待之。惡則君子必爲小人所嫉。而多所中傷。嚴則小人自不能近。故不惡又須嚴也。

人好聲氣亦是病。將來仕途最難自立腳。

躬行固難。只是行得一寸是一寸。積彙將去。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怍而生。不愧不怍。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今人爲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爲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爲人的意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又一日諭燦等曰。諸生能喫苦否。喫得苦。無事做不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刻刻當存此念。

爲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爲臣而踰乎職分之所當爲。亦非君子也。欲不至於不盡職。任事必須做事。欲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爲。多事不如省事。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閒法情理三字。原竝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天理二字。不可不時體察。用力既久。愈見親切。從此行將去。自然抑不愧俯不作。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毋論聲色貨利。皆是戕害我身之具。卽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志。

漢人全尙氣節。有鋒芒。有圭角。終非聖賢地位。聖賢非無氣節。卻從性分中發出。皆是天理流行。不可名

之爲氣節。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疏

請毀淫祠疏

臣才具庸劣。奉命撫吳。陛辭之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尙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月吉齊集士民。講解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閭閻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游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然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簷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吊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迹。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

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及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卽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值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證。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料。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至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旣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非渺小矣。

書